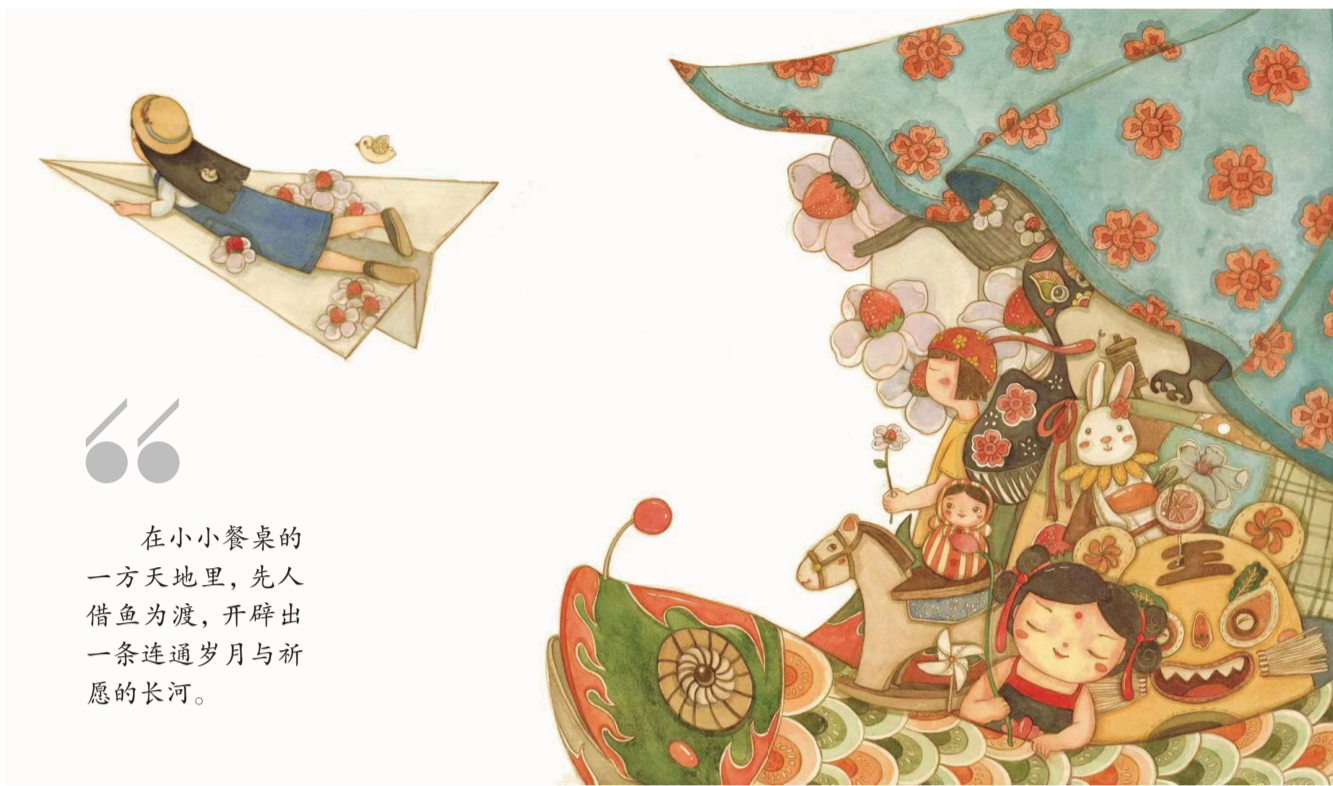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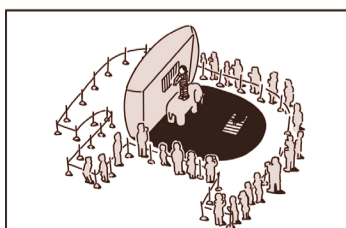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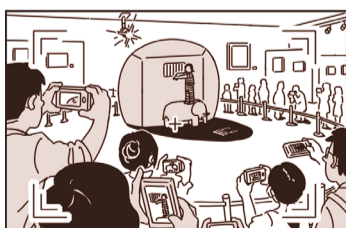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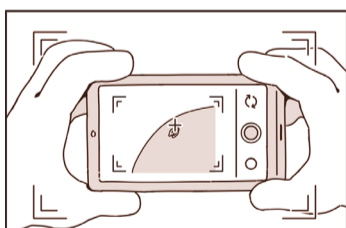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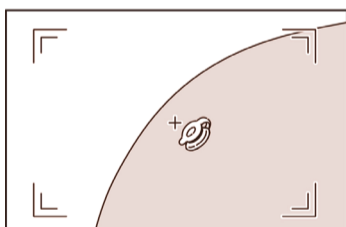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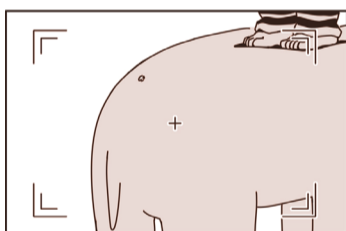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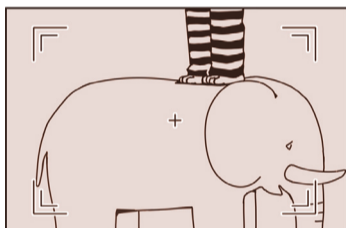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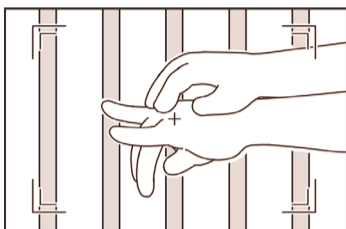


某种现象

假象

绘 | 杨羊羊



在小小餐桌的一方天地里，先人借鱼为渡，开辟出一条连通岁月与祈愿的长河。

鱼影年光里的祈愿

文 | 周基云 图 | 匡莉

新春将至，餐桌必不会少了“鱼”的身影，这是刻在民俗基因里的仪式感。一进腊月，父亲便开始张罗腌咸鱼，选的多是鲢鱼或鳊鱼，从脊背剖开，用粗盐细细揉搓，随后悬于檐下晾晒。冬日的风与阳光带走水汽，帮鱼肉藏起时光酝酿的咸香。

除夕夜，母亲洗去鱼身的浮盐，规整地切块，再郑重地码盘，仪式感十足。这盘鱼是“看鱼”，自除夕上桌起，便每日随餐摆上、撤下，只可看，不可动。到正月十五，我们才能卸下“看客”身份，大快朵颐。

年幼时不懂事，我曾在亲戚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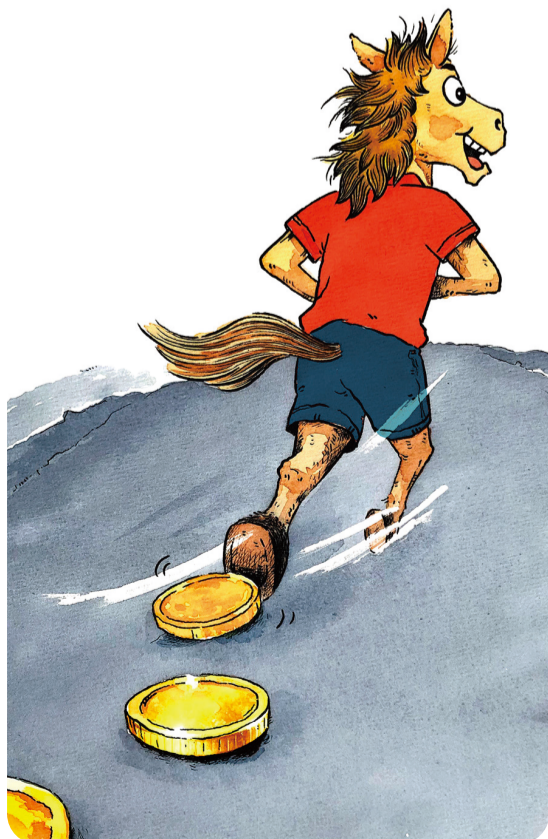
动了那盘“看鱼”。满桌寂静与长辈沉下的脸色霎时让我明白，我冒犯的不只是一盘菜，更是食物里深藏的年俗与敬畏。自那以后，我总能一眼认出席间那条沉默的鱼，它静卧在盘中，是提醒，亦是界限，守着年节里的规矩与心意。

草鱼是不能做“看鱼”的，母亲总说：“草鱼是混子，过年图的是有余，可不是混日子。”有趣的是，这“混子”却在老人七十三、八十四的“坎儿”上成为主角。子女将大草鱼炖得汤浓肉酥，端到老人面前。“混子，混子，吃了就能顺顺利利混过去。”话语里带着笑意，眼底却藏着

沉甸甸的郑重。此刻的“混”，绝非油滑的贬义，而是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存“密码”，是对岁月无常笨拙且温柔的抵抗。

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先人们以最朴素的食物为载体，构建起一套精密的象征体系。仪式与生存，庄重与烟火，在对鱼的选择里，达成了深邃的和解。如同河的两岸，一岸守着规矩与祈愿，一岸连着生计与坚韧，共同护送着平凡的家族，涉过岁月的浅滩。

新年又至，关于“有余”的念想，终将随一尾鱼的咸香，在人间炊烟里代代相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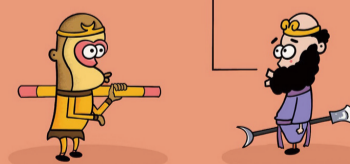
共同「钱」进 胡兵

绘心一笑

让你，但不能让着你

绘 | 马史

大师兄，为什么让我化缘、让我扛行李、让我洗衣服，甚至还让我背锅？



因为我是大师兄，当然要处处让你呀！

